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一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薰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鼓。畏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





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薰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于林。一舉而盡之。以克棟梁。桶杙。輪輿。轂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

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惟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



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  
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薰葭之霜也。凡  
人性惟安之求矣。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  
為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  
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  
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  
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  
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及身而安之，  
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

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  
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心為害不既多乎。故陷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  
人之福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為  
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  
叔罷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  
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



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輒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某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情<sup>情</sup>悒。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

見疾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于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于言為贈行。余有交游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但<sup>祖</sup>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遷。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



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  
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  
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  
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  
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  
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  
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  
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  
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羗酋也。吾安能復以

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扣未嘗  
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  
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  
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鷙于國  
中。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  
之。元昊叛于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其間  
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  
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慎者。誠信之也。梟鷂  
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



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侮乎。其頃在洛陽。與劉幾者語邊事。幾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醜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蔬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

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貴矣。責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替子矣。

###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為吏。不苟于其職。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



岡子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予方坐事屏  
居而熙老獨喜從予游。余謂之曰：予棄人也  
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熙老不  
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  
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  
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  
慙之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  
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予為之不能無言。  
曰：子盍觀于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

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  
直有不教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  
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槩賣餅，見  
日一自操槩而出，自譽其貨，嗚呼！十人之  
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  
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  
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  
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  
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



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訐謨黃閣也。可改而俟也。敢以是為遺行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涕泣告予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予實用之。而未能言其說。子盍為我申言之乎。予曰。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明也。莫或

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惡是已。為善于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之。為不善于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子雖欲言之。何以復加子敬之哉。

楊克一圖書序

甥楊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順奇頤有惟古怪人有言。夢



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為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欬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癡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為求，則其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竒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謂是三十一圖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

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謂考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曷足怪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所起，蓋古所謂壘，用以為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為人篆印，壘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為予言。予不省之，豈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  
以為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  
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嘗有  
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  
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  
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  
知不知皆為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  
常有天幸不至之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

勝之去病而獨拳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  
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  
于命而不得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  
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  
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而死秋  
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  
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  
遇友人會稽章邦老于宛丘一見予再拜泣  
涕出其先人秘書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



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臨文集序

士有間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而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獨士矣。彼其心以謂不有得於今。必有知于後。故甘心而不辭。夫既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

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謫黃州。與邠老為鄰。邠老少學為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眾不悅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游。往往屈軀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荀子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予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邠老客死。斬春。予為之太息。出涿。政和之初。邠老之子。慙既免喪。拜予于宛丘。出其先人之文章。



若干卷。求予為序。予知邠老為詳義，不得辭。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振邠老于無聞？未必不辱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如此。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鴉鳩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

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不足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為儒者，不止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減文，伸



叔向子產晏嬰。今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蟲。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

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承禎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



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師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享其金。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子言質之。而歸告

予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予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于宛丘。余時年壯嗜酒。馳騁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予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駸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爽動作。于宛丘見時不少異。既携其平生所



嘗試之方授予。以濟其病。又教予以養性之  
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  
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而真氣應之。  
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  
矣。真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而腹則自實。  
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為止觀。司馬子

微得之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  
要。而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  
石。古道遠矣。余三復其言。因畫屏其前。日之  
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千  
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知  
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為多矣。至柔。隱居固始  
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為人治病。將歸。求予  
書。予書不工。因誌其所教。以告世之好道而  
不得其要者。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為歌詞。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身。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

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記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嬀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平日日進即強求之積序

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吏于海陵。謂予言平生仕



宦四方。所至輒為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  
集為一書。求人為序。所以冠于篇首。今海陵  
之集將成矣。子其為我序之乎。予曰。士方其  
退于燕閒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  
往英奇秀發之氣。發為文字言語。超然自放  
于塵垢之外。蓋有可嘆者。然一行為吏。此事  
便廢。敲扑喧囂。牒訴控愬。既已變易其平生  
矣。風雲之觀。溷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闐闐。  
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

以此許君以瀟灑出塵之姿。屈首徼祿于微  
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憔悴無聊  
之嘆。尚何暇注心于筆硯文墨之間耶。然既  
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  
是予所以喜為之序也。

宗禪師語錄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成立門庭。蓋  
言為道詮。執之則為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  
具。少分則夫言亦末矣。西祖宗禪師黃龍心



之嫡子臨濟立之嫡孫學最上乘悟第一義  
編參尊宿法席歸任四祖道場雄啟度門明  
揚政令雖洪鐘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古澗  
寒泉飲即喪身失命至于拈挺舉唱斯辨宣  
揚門人記為後錄若干卷己丑孟夏其門人  
義和携以示余求序冠其篇首勉為書此幸  
無誚焉

錢申醫錄序

予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為記自齊侍御史

咸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脉觀色所用  
藥劑湯熨之法皆載之以為後法所謂黃帝  
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往往見于此  
世醫所宜剗心而學者也尚何議焉余頃年  
謫官齊安鄰郡蘄春有龐安時者高醫也其  
于黃帝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余嘗從之游喜  
聞其說而不能盡究也無幾何安時死余為  
誌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嘗治疾或奇證變候  
有人不能曉者使其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



墓誌之後以為後法而其家不甚晚知雖有  
所疏陳數十條皆無倫叙勉擇十餘事載之  
而予至今以為恨也近宛丘閒居吳人錢申  
以醫錄授余得之欣然蓋申善醫而為之錄  
其治疾之嘗效言其察脉觀色之方而往往  
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恨予不  
學醫不能與君上下其論顧益勉之求世之  
高醫而問焉子將有得焉或因公孫先以見  
陽慶之關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  
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  
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馬或輸馬繫之于輔之  
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  
輔之于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  
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輸輻僕在前馬伏  
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



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  
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  
之裘成于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于飛鳥  
之遺羽。玉蘊于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膚而甲  
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  
之所素長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  
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鑠我者也。  
堯舜之于途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

途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  
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  
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  
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  
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  
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  
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為  
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躡  
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



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由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信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一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二

議說

平江南議

予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于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况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響震。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



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子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為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子曰韓信為高帝將數

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今之而行何為不服然則何為卒反子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偽游雲夢而執之也夫偽游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怏怏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



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祖者，奈何必得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身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偽游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于出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

布之哉？且保任實鎔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于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于



隆中其就主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于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于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蒞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

###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秦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

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文帝議當在此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于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為畏死耶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



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夫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詩雜說十三首

另起

衛武任于厲王之時。而自警言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避也。蓋邦無道矣。唯危行言避。可以免于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郵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䟽斯禔。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既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于恢。大幸而治得于內。則土宇廣于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作大元州之界。建



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  
斥大之事所謂治得于內則人附之者衆非  
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  
之病然政亂于內則人相與携持而去人去  
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  
土宇而比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  
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闕國百里也蓋土宇販  
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

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  
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于死之謂生免  
于作之謂立食而後免于死亡顛仆之患則  
后稷之于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  
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  
故宮室之墻曰蕭墻明不蔽也清不污也蕭  
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桑時農夫播厥



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有客宿宿。一宿為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為信。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為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為好善而不厭也。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方言武王之專而不

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

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武王之專。既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為用者。道其其事。其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將余就之。繼猶泮泮。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有泮。雖泮。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泮然而散。無有不及。泮溢。泮肆。至



于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  
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  
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  
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  
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  
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未  
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  
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之故  
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懲後患使後之知人不  
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  
不知周公之聖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  
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  
召公周公之為師召公固不悅之矣召公且  
不說則在廷之臣豈有復能辨而言之者也  
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  
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  
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



廷之不知則孰為成王之助哉  
閔子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即政  
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求未成  
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  
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  
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  
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于是成矣蓋  
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  
于可以即戎而後為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

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  
戎兵者政之終欤成王之征伐其見于書者  
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  
故曰才藏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于禮者  
尚德用于戰者尚才故也斯馬思作作者用  
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  
矣思馬斯祖駕馬也故曰祖言始足以行而  
已矣駕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曰有

辨禮以第三言作田獵之  
馬其言玩以車治之可見  
且田獵齊足而疾也作言  
此言乃合物意字本也



驪有魚。豪訢曰驪。二目白曰魚。驪則無取于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天下之亂，起于無禮。無禮起于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于經界不正。井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勤，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其于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先天下之政。故成王之蒞政也，召康公戒之，其意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不過乃場乃疆，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遭變而述先公風化

之所由而為七月之詩，其急不過授衣以備寒。舉趾以歷田，備事之細。至于採薪剥棗，朱裳索綯之煩，其候時之謹。至于秀萋鳴蜩，斯蠶蟋蟀之細，則夫先王所以推本而要以成天下之務，雖至煩而不厭者，誠風化禮義之本。莫不出于此故也。予嘗考信南山大田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謂田萊多荒，其陳先王之盛時，上勤于邱農，下力于治田之際，自我黍稷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



庚維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終至于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于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隰。廬立于中田。瓜植于疆場。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于祖考。而終于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初自于曾孫之能勸其民。而農夫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饁之以致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夫受以

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祖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來出于倉庾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勸相之時。而後乃至于禮樂祭祀之事。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備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作。夫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樂興。和樂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要。而後其言之序如此也。而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遣之。



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遂及于暮  
春。薪畬之事。來麤康年之祥。錢鏐銓艾之細。  
蓋治其國者。其要莫急于此。則王之戒。略于  
庶事。詳于農事者。由此故也。雖然。豈獨成王  
為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者。高宗  
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  
事來辟。勿余禍適。稼穡匪懈。夫建天下之諸  
侯。飭來辟之歲事。而止于稼穡之匪懈。豈非  
事之所當先者歟。夫惟王之所以戒諸侯者。

莫不首于農。而五載而巡回岳。其較諸侯之  
善惡。以觀其國之治亂。而制吾之賞罰也。其  
慶始于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  
位。未與焉。其罰之也。始以土田荒蕪。而遺老  
失賢。亦未與焉。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薪  
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  
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魯侯之頌也。始  
于駟。而駟之美。首于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馭  
之美。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高宗



汲汲于此。不亦宜乎。夫始之于農。教之勤。而終於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觀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答閻同直在四

文帝議

宜入先  
論前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洎更而去其僭號。諺云。

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于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駭。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



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罰生者。故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略匈奴為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之諭而

諱言

不信也。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

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此奪雄坐房輿，奪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



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為紹聖而作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

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而權。愚瞽其居。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伏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于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



之時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常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黑白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

內外皆從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 亂原

國家之亂。常在夫遠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悟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培壅。將使為亂原者也。西漢之亡。



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于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宗。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於用兵。濫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陳靈之淫亂。子產曰。僞聞之如是者。嘗有子禍。子

產豈求之他哉

答閔周

其在院許後  
怪入此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鬼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蕓。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仁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



辭富居貧甘為勞辱而不恥耳未至于大亂  
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  
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  
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于  
君子不為盡心苟未免于饑寒熟視其禍而  
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  
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  
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秦  
離鬼爰中谷之亂曷有君子其至是乎。

終卷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三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  
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  
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  
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于無事。事起  
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  
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

一作百變



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堯舜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

勢譬言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休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體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



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賴取辦于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于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于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

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示字。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于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欲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忘上之仇。故曰敗於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



之後為周。三代之變未甚相治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乎不能復先王之慈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于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

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賞罰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為秦也。欵。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于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于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夫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治之法。故有國家有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



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彊。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改<sup>改</sup>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感<sup>感</sup>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sup>備</sup>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撲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

先之集無務求之  
操一備字

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于秦。民出于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使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怡然。靜息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于武宣。天下之勢。久習于無事。民意日縱。豪傑盜賊。稍起于里閭。而二帝乃脩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



與天下戰于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以傳于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于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于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汚

尊而杯飲。普掇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櫓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為生死之所安。則吾之生死一作制度雖足以建九級之堂一作庭。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于民矣。可久之道。起于不求備。而效于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曰



取一金焉。于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于下，使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

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嗚呼！治治術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以使入于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



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復其心。使之不  
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天欲天下之畏也。而  
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  
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常賜。非不足以  
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  
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玉之賞者。則  
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  
則刑之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  
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

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  
之所從起。今夫駟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  
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  
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  
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  
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  
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後天  
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天橋衡之舉。水也。左  
仰則左俯。右抑則右揚。夫曷不欲俯則卑之。



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為也。故其為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于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

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甚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



者以謂不求不遺于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  
後于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青望于民。則  
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  
王之術疎。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  
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任術者也。其言曰。將  
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  
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  
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

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  
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  
也。震風精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  
其及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後物之情。不能仗。  
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  
大。道有邪正。天下之術。徒見夫世之淺人。執  
小術。踴邪經。而流入于譎詐之域。而曰聖人  
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  
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



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以仁義而亡。均為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不及乎術者也。而况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才常深伏而不

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乎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當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聰。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



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為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于謀窮計失而後悔。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人。知者於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於己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于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為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

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為。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為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為。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者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



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彊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為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

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為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閔播授之權。卒于無成。為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觀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



為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為將乎。大將之  
所以為急者。非以其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  
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  
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  
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  
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畜以待  
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  
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為患大矣。然其為  
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也。人人皆足

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諳其術而  
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  
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  
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  
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  
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于天下。  
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  
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  
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



疾于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一作智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于六卿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際。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

矢者。威武之具。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于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于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後世。秦漢以表托其慮。天下之變也。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



于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  
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  
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  
以知。少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以數千百  
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  
仁。如是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  
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

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  
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為  
仁。亦有殺之而為仁。有刑之而為義。亦有宥  
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  
所為。未有出于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  
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  
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  
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天質之與文。是  
無以異于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



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  
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  
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  
彼先王之治。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于後  
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  
而注于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  
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馬不知其為  
如此。以謂水出于西。則決而西。水出于東。則  
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

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  
也。無乃出于此時和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  
之法。有所不能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  
時日益異。而吾方張張然。抱已陳無用之物。  
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  
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  
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  
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  
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



者。必求至于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于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于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彊。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推彊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于一。而秦始皇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于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于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為三國。而合於晉。



分南北而一于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疆。而唐以之亡。歷三代而不能改。至于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于監司。總于朝廷。自三代以來。至于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于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為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為郡縣也。故兩出于不得不為。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

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言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安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為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忘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



之學者。園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天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迂。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為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彊立而不顧。則必辟笑而競排之。以謂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于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為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為助。孟子曰。莫善于助。莫不善

于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來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為。而已至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于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為。余知其必不復為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



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  
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  
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  
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  
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  
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  
之民。其如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于  
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若而漢  
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

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  
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于愛木  
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為文濶而網疎。然  
不過少弛于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  
乃不至于勞擾。則怪何乎。天下之治哉。彼一  
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  
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  
本哉。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生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生于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為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至于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于西南。而主人

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于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南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賓。君舉旅于賓。反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正主于一等。主人之于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眾之所尊。而以齒命其眾者也。而主人者。鄉之



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卒。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公。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序。有所不齒。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待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

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人之辭與為賓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于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于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衆出令。而其



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生于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為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為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為已詳矣。然至于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為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頤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為其難，必

為其易，故其心使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為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脩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為節，而主于循法度；士以采蘋為節，而主于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于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飲鄉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



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丘于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鄉大夫士所以先鄉飲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于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遵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于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夫乃

起于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天郊社之于上帝也，宗廟之于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叙，蓋已並立而脩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于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于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于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  
丘而達于七祀，均為禮也。而莫重于郊社宗  
廟之祭。自禘祫而達于時薦，均為祭也。而莫  
隆于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  
天子之于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享帝也  
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  
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宮  
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于享帝，則三獻燔一  
獻熟，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元酒以

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于略矣。此其說  
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  
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責也。故合禮然後獻。  
俯仰進退于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  
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于略  
歟。宗廟之際，則子之于父也，孫之于祖也。夫  
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于和  
而無事于簡，主于悅而不嫌于瀆。此宗廟之  
祭，所以維降于上帝，反疑于重歟。蓋尊尊之



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于。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之。餘。君。與。鄉。餼。之。卿。之。餘。大。夫。餼。之。大。夫。之。餘。士。餼。之。而。後。燁。胞。翟。閭。無。不。沿。澤。夫。餼。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于。七。廟。而。祭。祀。之。典。行。于。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于。君。執。盥。末。役。也。而。從。之。于。夫。人。冕。

而。總。于。卒。其。辟。臣。以。樂。皇。尸。而。不。嫌。于。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典與尸酬。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事。帝。之。器。不。陳。于。廟。事。死。之。禮。不。行。于。郊。尊。之。用。犧。象。也。蠶。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于。廷。而。四。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元。端。以。



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于士一衣之不  
修不敢用于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于廟此  
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  
其容體中于禮其節中于樂而中多者乃得  
預于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  
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  
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于祭  
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  
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脩賢不肖別而國

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  
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  
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  
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  
佩玉束帶趨翔旋揖于宗廟之中而盡天下  
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  
也而先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



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  
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于時  
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  
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  
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  
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  
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  
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  
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

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欬然則春之初也。冬之  
烝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句  
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  
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于  
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  
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  
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寶者已斂而成者既  
收。塞向墜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  
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



息則非所以聽政。後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盛；成于秋而窮于冬。既盛則備于初生而已，窮則闕于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脩，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于祭也，

誠而已，何貴于品物之成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禘也，而廢禘也，為夫物之未成而禮不脩，故也。禮不脩，則不敢用禘，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脩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脩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苟也。以謂無物可稱



而不敢近于褻是亦誠之盡于已矣所謂烝  
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于陰陽也陽慶  
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于時則陽之成嘗  
秋也于時則陰未至于盛初初之于春也則陽  
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  
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  
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  
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  
亦宜乎夫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  
禘何也夫禘喪畢之祭也而初禘烝嘗者四  
時之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  
而後禘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  
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  
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  
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  
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于國之學



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脩。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備賓。八曰釋奠于先老。九曰養老。初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

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之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于上。尊而已。大脩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于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于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其事為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于虞。故讀書于上庠。勤



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于周為最近。故習禮于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畧。制畧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于上席。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于天子飲酒于成均。然後始得酌于上尊。此豈非時遠而制畧。制畧而事卑乎。一作不云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弦。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于干者。

小樂正主之。而大胥替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于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替之。至于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替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于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于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學者。學子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于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



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于  
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  
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  
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  
習之。誦與絃均為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資  
于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  
焉。秋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  
舞者。主于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  
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為事也。而習禮

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于冬。則寒而  
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  
也。故使之讀書焉。安于身。合乎時。中乎義。習  
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  
其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  
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  
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  
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  
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為職者也。而太傅之



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  
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  
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  
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  
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  
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  
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  
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  
于殿。語說合語。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則大司成  
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  
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  
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  
謂大胥者。小樂正學于。則大胥替之。蓋輔小  
樂正之事。而為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  
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  
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脩  
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

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



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于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于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于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于先老，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饗器而後釋菜，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

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為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為未足，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需，而我無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



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後之哉後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唯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一利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唯利之為求則大者慕小者判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

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指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沒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



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公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

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啟也。如此。養虎之內。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况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

一作知利二字



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非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要<sub>安</sub>其身，利之實矣。

法制論

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知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為，而不於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畫於此，而使之—從



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天世之敢戰者。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向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無顧于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

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賸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強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天而積之。至于萬天。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



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為九服之遠近  
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  
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畝畝之差殊  
與夫名山大川汙池數澤之地常居十五則  
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  
法不為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  
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  
蓋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  
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

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已優游  
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  
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  
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  
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  
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窮  
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恃區區目前之  
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  
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



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于有所為而困于齟齬而不得效。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履人之為

履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履。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嚮履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履。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奸。



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  
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  
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  
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  
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  
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  
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  
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起  
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

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  
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  
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  
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  
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  
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  
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施于事。  
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  
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



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衣。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遠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于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

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 閔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可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



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更。有。卒<sup>率</sup>私。以。立。法。特。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sup>天五</sup>立。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

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為。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子。嘗。悲。天。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于。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



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

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起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偽生于其中。而信後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



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

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強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狠惡而不逞。舉指而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考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



他者不幸而遇刑而考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  
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宜之輕。夫如是  
則好為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于  
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受  
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  
聖人不強恕以為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  
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  
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當天下之所恕。  
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

之所為。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  
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  
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  
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  
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于貸。而有  
罪者。舍之以為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  
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  
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  
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



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為。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為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

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况于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况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吾為



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  
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  
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  
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  
有以貴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群有司。  
必使之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  
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  
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  
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寫切

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  
折而受制。張天下之大患也。今天世之畜犬  
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  
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  
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  
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  
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  
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  
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



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怒。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怒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欵。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政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

則疑宰相而不任。徵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釁。釁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為



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于  
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天坤之道。臣道也。而  
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  
何害于忠信耶。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三





